



【乡村风物】

粽子艾草香满庄

□李宗建

“粽子香,香满庄;艾草香,香满房。艾条插在大门上,糯米粽子在家乡。”端午又至,故乡那艾草和米粽的清香,沿着乡音,一路飘进我的心里。

都说端午时节粽子香,可再香也香不过记忆中母亲包的粽子。母亲那双粗糙却又灵巧的手,总能包出粽子的亲情和对儿女们的牵挂。小时候,每逢端午来临,母亲就会提前准备好枣、鸡蛋、红糖,泡上糯米和粽叶。

节前的晚上,母亲和我就开始包粽子。白白的糯米经过一天浸泡,胖嘟嘟、嫩生生的,母亲用漏勺轻轻捞起这些小白胖,让它们乐呵呵地颠上一颠,就给它裹上两三层香香的绿衣裳。我老家日照包粽子的叶子很特别,不是用粽叶,而是用榭(音hu)叶,榭树之叶,俗称棒槌叶。母亲总是两个一组,折成四角、三角形,用稻草绳扎牢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的盆里。“怎么都是两个一串呢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呀”,母亲温和地指着粽子:“粽子一个连着一个,多亲近呀!你和弟弟,也要像这些粽子,心连在一起!”看她七拧八折,左手拿叶,右手缠绳,利索地绑好。母亲一边劳作,一边轻声哼着我不曾听过的歌谣。

夜幕降临,父亲带回从田地里割的艾草。六月的艾草青嫩碧绿,像花季少女般亭亭玉立,浓郁的草药香一波波向四周弥漫。父亲拿出两把,分别挂到我和爷爷家的门上。母亲此时也包好了粽子,它们像一个个小枕头整整齐齐排列着。大锅里摆放好粽子、鸡蛋、艾草,我坐在灶前烧火拉风箱,风箱便发出急切的呼哒呼哒的声响,像我的肚子在节日前的呼唤。煮的时候也要讲究火候,一般是大火将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炖。

太阳出来时,早饭就是粽子。不冷不热,粽叶皮颜色也变得黄黑,发出淡淡的独特清香。剥开粽叶,青青色,幽幽淡香,蘸上红糖咬上一口沁人心脾,一捆粽子绝对吃得肚儿圆圆。一锅粽子,留下自己吃的,就给邻居们送上七八只尝鲜,换回的往往是更多的亲情乡情。粽子此刻成了乡亲们的主餐,农忙麦收时节,大家蹲在田头,剥只粽子,任由清清凉凉的粽香弥漫田间地头,吃完了干活也格外起劲。

端午那天,家家还要从河边、地里割来各种各样清凉解毒的草药,俗称“农家草”,有鱼腥草、蒲公英、白茅藤、鬼针草等,洗净入锅加水,烧出一大锅浓浓的“中药汤”,给孩子们洗澡,说是用这种草药洗澡后,夏天不长毒疮。洗完澡的小孩手脖、脚脖还要戴上五彩线编成的“五索”。一大早,母亲就会给梦中的我和弟弟在手腕、脚腕系上五索,等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时解下,扔到屋檐下的雨水里,让它们顺水而流,据说这样一年都会辟邪。老人们说,这条索子还会变成“苍龙”,保佑一年五谷丰登。对小孩子来说,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游戏——撞鸡蛋。每人手持一个粽子锅里煮出的鸡蛋,露出一小半儿,对撞,谁的鸡蛋先碎了谁就输了。其实这里面有窍门儿,就是鸡蛋那个小头儿是实心的,大头多是空隙,如果不懂,用大头去撞小头,就输了。

儿时的我们,对节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。这自然大多与贫瘠的肚子有关。元宵汤圆、端午粽子、中秋月饼、重阳枣糕……我不断穿行在渴望中,掰着手指数头盘算着下一个节日的到来。

价高技低显示出对不满。尤其是探矿价格,勘探一尺竟索要美金六元。于是,杨树诚通过丁文江的推荐,以每尺三块银元的价格,意欲与美商一赌,展开探矿工程竞标。当时不仅美商摇头不信,就连中兴煤矿公司的领导层也深表质疑。好在杨树诚成竹在胸,靠着精湛的探矿技术胜出,再加之美商技艺落后,费用繁重,入不敷出,只好落败而归,离枣而去。据记载,杨树诚常用牙齿咬着六寸长的钢尺,触接钻杆,然后用指头捂住耳朵,利用牙齿的细微感觉,来判断地下岩层,而且是万无一失。

取得探矿承包合同以后,杨树诚借助从河南焦作租赁的三部钻机,连同中兴煤矿公司向美商培恩购买的钻机,在峰县大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勘探活动。从1915年至1921年的七年间,杨树诚先后勘探出了枣庄周围、汤庄、佟楼、齐村、侯宅子、邹坞、山家林、陶庄、埠后、观马岭等煤矿,探知和探明了新煤井的建设地点,勘探成功率百分之百。杨树诚从一根金钢钻起家,赚得盆满钵满,后来积攒银元达三十多万块,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翁,难怪在他的老家沧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沧州两知县,不如杨金一盘钻”!

杨树诚成为中国煤矿勘探的先驱者之一,也对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煤矿公司南大井发生透水 and 瓦斯爆炸事故,致499名矿工遇难。主要创办人、总经理张莲芬因此事忧郁成疾,于同年离世。1916年,董事会推举军政要人徐世昌为董事长,并委托晚清和民国政府重臣朱启钤代理董事会会长;聘请著名地质勘矿专家丁文江为勘矿顾问。也正是丁文江的推荐,拉开了杨树诚后来承包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煤矿勘探的序幕。

这时,福公司接到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租赁探矿钻机的业务,杨树诚因此从河南焦作来到了山东枣庄。

关于杨树诚如何与丁文江交往,丁文江曾向好友胡适详细介绍了他与杨树诚的交往过程:“杨金,河南人……此时,美国人早已为中兴公司打钻包工,杨前去做工,每月只有十六元工钱。其后美国人打钻亏了本,不干了,中兴请我荐人。他就托美国人(许勃)来向我说他可以承继。但是,他是个穷光蛋,打钻用的金钢钻要值一两万元,我不肯介绍他。他以后不知道如何找到了一个河南的绅士,借给他一点证券来做担保,方才给他荐去。杨的相貌极其凶恶,说话极其粗鲁,活脱是个强盗的样子。他以前都是短衣,以后穿灯草绒的外国工匠的常服,身子不过五尺四五寸,确是生得异常结实,一脸横肉,我看见他心里总是有点不安,所以分外远而避之。”

一直以来,杨树诚对美商

探矿大师从街头乞丐到

□王功彬

人无奈放弃之时,杨树诚偷偷用黄麻、黄蜡和粘合剂捆在钻杆尖端,放入井内,逆水探寻,终于将钻头捞了上来。又一次,洋人作业完毕后,一时疏忽将价值数万元的金刚石钻头遗忘在工地上,杨树诚捡到后,便在工地上守候整整一个夜晚,这让洋人感动不已,赞美杨树诚的品质比黄金还珍贵,故给他改名叫杨金。

1911年,25岁的杨树诚已晋升为焦作煤矿勘探工程师,随后被煤矿总经理坎瑞克派往南非、印度,随许勃考察学习了九个月。

1915年2月1日,枣庄中兴

【故人往事】

杨树诚,祖居河北盐山县西郊的曾庄(今属沧州)。14岁时,因家境贫寒,背着一口袋讨要的干粮,一路要饭到了天津小白楼基督教堂,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叫高崇义的伙夫,安排他给教堂里的神甫和外国人送饭。也就是这个机缘,彻底改变了杨树诚的一生。

在这所教堂寄寓的外国人当中,有一个美国工程师叫许勃,他见杨树诚勤快灵活,非常喜爱,让杨跟在自己身边,倒水烧茶,扫地拎包,久而久之,就教杨树诚学习英语,还教了一些煤矿勘探方面的知识。一年后,许勃离开天津,到河南焦作的福公司做探矿工程师。

此时,结了婚的杨树诚在天津靠出苦力为生,但这种困境怎能拴住他那颗高远的心?于是,他借拉纤的机会到了焦作,找到了许勃,言明心声,最后被许勃安排在福公司做探矿小工。杨树诚进入福公司以后,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,他在探矿工地上摸爬滚打,刻苦学习,言明心声,木匠、铁匠、烘炉翻砂、铆工、钳工、起重、安装等,每门技术都很精湛,远远超出同行,很快被福公司提升为工头,成为公司一线探矿钻井的总指挥,统管五部钻机。

在这期间,发生了两件事,令福公司对杨树诚刮目相看。一次,洋人在钻井时,作业失误,不慎将金刚石钻头掉进井下,多次打捞无果,就在洋

【老照片】

77级大学生

□田邦利

这张摄于1979年12月14日的照片,是德州师专1977级数学系一班全体师生毕业合影(中排右五为作者)。

1977年全国高考,积12年(1966年—1977年)于一次,可说史无前例。这次高考,对“老三届”报考条件放宽,婚否不限。我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,也在那年报名参加了高考。1977年冬天考的试,入学已是1978年3月初。我上大学时,儿子7岁,女儿也5岁了。到了学校一看,全班同学都已而立之年,男生都已当上了爸爸,女生都已当上了妈妈。

我们班上的同学家有老小,外负学业,但大家生活节俭,学习用功。大学毕业后,在工作单位也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骨干,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。凝视照片,感慨万千。如今同学们都已退休,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了。



【山东老报刊】

发表《铁道游击队》:最早《山东文化》

□滕长富

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”《铁道游击队》是我省已故作家刘知侠的鸿篇巨制。而这部红色经典最早是在哪发表的,可能就少有人知了。

1943年夏天,在表彰抗日英雄和集体的山东省战斗英雄大会上,主持《山东文化》工作的刘知侠,采访到了活跃在津浦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战斗英雄,了解到他们依托微山湖,打票车、夺枪械、撞火车、搞物资,神出鬼没打击盘踞在枣庄周围日伪军的传奇动人事迹。这支成立于1940年的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,曾被罗荣桓盛赞为“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”。

游击队传奇故事深深感染了刘知侠,他立即萌发创作欲望,1944年到1946年几次跋山涉水,从沂蒙腹地穿越封锁线,去鲁南解放区与铁道游击队干部战士吃住、战斗在一起,了解他们的传奇故事,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。但由于战争环境与

工作频繁变化,这部初名为《铁道队》的长篇小说写写停停,建国前只发表了《铁道队》与《李政委和他的部下》两个中篇,分别刊载于《山东文化》第2卷第3、4期合刊与第5卷第1、2期合刊上。

《山东文化》创刊于1943年3月1日,主编是燕遇明,知侠任副主编。该刊是山东文艺协办的五大刊物之一,亦是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综合性文艺刊物。据老编辑尚力科回忆,初创时杂志社在农村低矮的草房里,写字的笔多半是细高粱秆绑一个钢笔尖,虽然名义上叫“山东文化社”,实际上只有知侠与他两个人负责编辑、通联及校对工作。《山东文化》立足根据地,主要发表报告文学、通讯、小说、诗歌等,其间经历短暂停刊。

寒斋保存的这期《山东文化》为第5卷1、2期合刊,出版于民国36年2月15日(1947年2月15日),16开,土纸铅印,竖排右翻。全书88页,计33篇文章。主要载有阐述办刊宗旨的《致读者》、冯毅之的长

诗《复员军人张成仁》、陶钝的小说《传家宝》、锡金的报告文学《苏鲁前线散记》以及知侠的第二个中篇《李政委和他的部下》。

此时刘知侠已不在《山东文化》工作,但对于由他亲手创办的这份刊物,依旧倾注了很多感情。这或许正是他先后把这两个中篇首发于此的原因之一吧。《李政委和他的部下》载于该刊第63页至69页上,编前话说,“这是知侠同志《铁道队》(长篇)第一部分的二章,现抽出来以《李政委和他的部下》,在这里发表,原稿作者现在加工中,不久当印单行本和大家见面。”《铁道队》是《铁道游击队》最初的名字,待正式出版时方定名《铁道游击队》。

1952年,刘知侠重新撰写已放下五年之久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。有了《山东文化》上两个中篇做基础,以及生活的沉淀与积累,《铁道游击队》仅用两年时间便胜利脱稿。1954年1月,这部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,一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便立刻风靡全国!